

再读《美棠来信》

孔明珠

出版社邀请我参加活
动,不是为了我写的书,而是我喜欢的“平如美棠三件套”,一本大红的《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一本翠绿的《平生记》,再一本是最近出版的《美棠来信——我们一家人》,封面整体是冲淡的米黄色。

平如、美棠是我要好的小朋友小饶的爷爷奶奶,饶爷爷因亲手作画、写作他与奶奶一辈子的爱情神话而出名。第一本书出版以后,爷爷应邀四处演讲,上电视钢琴讲故事,在日渐低迷的书界与画坛大放异彩。前几年我慕名上门拜访,饶爷爷从20本珍贵剪贴本中找出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父亲与他在杭州工人疗养院里的一张集体合影,我没有想到父亲和平如两位一生经历坎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居然曾经荣耀地被评上海出版局先进工作者,还包增5斤(体重)地在杭州免费吃玩了一

周。事后我在文汇报“笔会”写了一篇采访记(既认真又天真的男子)(后改题为《只有儿童的心才会上天堂》)。

很高兴与平如一家有缘,三本书出版后我都第一时间得到赠书。初读《美棠来信》后我说,至此,《平如美棠》《平生记》《美棠来信》三本系列书出齐。饶平如爷爷生前完成了对自家三代人生故事的记录,弥足珍贵。随着岁月流逝,这套书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意义所在。

今夏40摄氏度高温持久盘旋,上海书展呼应火热咕哒的天气,读者川流不息。马路对面的上海商城作为分会场,也摆摊设座做新书首发分享会。我与另一位嘉宾,电台主持人叶沙都再次阅读了《美棠来信》。我细细读了三天,在书中夹了20多张即时贴,划下几十道令我笑后又哭的词语与句子。分享会主持人是这本书的策划与责编安素,一直守候在晚年平如身边的三儿子乐乐上台特别感谢了她,是安素慧眼发现饶家书橱中已整理平服的五大册信件,她提议那些平如在安徽独居时,太太美



云南水目寺 (中国画) 汪家芳

棠和儿女写给他的信非常有意思,应该出版。

饶爷爷生前没有想过要正式出版书信集,他本有一手编辑绝活,整理时已将每封信都按发稿规矩在手稿上盖了编码,最终数字为000355。与他制作的二十本照相剪贴本一样,是他为填补美棠去世之后内心的空白,动手做给自己、传给后代的纪念册。平如按年分辑,仿他

喜爱的丰子恺先生的画风用毛笔绘了彩色辑封,画中都有一位身着长衫的古人,那是爷爷自己在“讲古”,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孩子们,如果你有幸打开翻看,权当听爷爷讲故事。

平如是位豁达洒脱的男子,他相貌英俊,九十多岁时身材依旧挺拔;太太美棠长相秀丽和善,为生活所累患了慢性病提早离世。他们的五个孩子虽然性格各异,但共同的素质很整齐,因为饶家传承的家教核心是善、爱、平等、忍耐和感恩。

上海商城大堂前广场上读者已坐满,安素拿着话筒穿针引线,叶沙殷殷朗读精心挑选出来的书中片段,我试着解读与我母亲同为20年代女性的美棠,怎样从养尊处优的小家碧玉,随着丈夫历经动荡年代的世事,蜕变成一位几乎全能的坚强母亲。

我曾经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多年,却只去过虹口数次。中学时曾经去虹口公园的鲁迅墓拜谒鲁迅,其余的数次都是路过。前几年回上海,特地去拜访了位于虹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会址纪念馆”,并向该馆捐赠了几本父亲以群的著作和数幅相片,以弥补馆藏中资料的缺乏。

父亲叶以群的文学生涯起步于上海,他在那里开始走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滚滚洪流。我故地重游就是要去寻找他留下的印迹。走在虹口的多伦路上,迎面扑来的是不一样的气息,沿街两侧的小弄堂里,分布着鲁迅、郭沫若和许多其他文化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住处。我弯进一条小弄走进“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会址纪念馆”,底层约二十平方米的大厅里放着一张讲台和几条长凳,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当时这幢楼是中华艺术大学的校址。那时父亲叶以群还在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他暑假从日本回沪时与丁玲、冯雪峰和茅盾建立了联系,之后回到东京组织了日本分盟。等到他1931年夏天回国,左联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活动,他的足迹遍布上海大大小小的街巷。

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会址纪念馆”的院子里立着一尊左联五位烈士的塑像,我与同去的妹妹新桂和纪念馆资料部主任顾良辉在塑像前合影留念。以柔石和胡也频为代表的左联五烈士是我青年时就心仪的革命先烈,那时就在鲁迅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读到过他们为革命殉难的故事。

纪念馆的研究人员俞宽宏在文章《林中的响箭——论上海北四川路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十分清晰地概括了左联前后两个阶段斗争的特点。也连接了我

心里原先的空白,父亲是在前行者遇难的艰难岁月中擎起了继续前行的旗帜。“在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左联着手调整策略,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堡垒战’。因为胡也频牺牲,丁玲迅速左转,之后北四川路先后迎来了从日本回来的楼适夷、叶以群、胡风,安徽回来的周文、刘丹和东南亚回来的艾芜等左联骨干战将,左联秘密机关也于1931年底转移到北四川路底,北四川路的左翼文化运动迎来了一个全面出击的新局面。”父亲从日本回国后,1932年他在上海与丁玲、田汉等人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那年他才21岁。随后他从周扬手中接任左联组织部长,成为积极的骨干;茅盾的著作《子夜》出版时在上海举行的新书发表会是父亲主持的。

我的新著《世纪波澜中的文化记忆》(2024三联书店·香港出版)的编辑推荐语是这样写的:“本书以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叶以群先生为叙述主线,时间贯穿二十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地域跨越重庆、香港、上海、东京等地,内容涵盖他与鲁迅、郭沫若、茅盾、沙汀、徐湜、夏衍、荒煤、丁玲、萧红、端木蕻良、刘白羽、于伶、冯亦代等前辈作家或文学战友的密切互动,史料丰富且珍贵,叙述温润且绵长。可以说,本书是作者作为儿子与父亲叶以群跨越时空的一次灵魂对话,也是作为后辈作家对与父亲并肩战斗过的那些文学前辈们的一次追思与交流。”

历经数年我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我喜欢旅行,可是这次远行却是走向历史纵深,如同经历了一次时光倒流,我经历了另一种完全不同、极其丰富的人生。我在梦中和我所见过的每一位前辈再次握手,向他们报告我的书已经写完,以此告慰他们曾经对我的栽培,我也为此感到欣慰和满足!

一次走向历史纵深的远行

叶周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路过飘香的水果摊,黄澄澄的水蜜桃又使我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

多年前在无锡某部队服役。我所在的连队有个特殊任务,是安排哨兵轮流去两公里远的营区后山脚下,守卫弹药库,弹药库紧挨着附近村民的百亩水蜜桃桃园,哨兵站岗的岗楼与桃园仅隔着一道矮墙。每年春夏来临,那桃园里的一株株桃树枝头萌芽了,很快,满园的桃花盛开了,一片醉人的粉红色花海从岗楼的小窗子投射进来,驱散了我们这些哨兵的枯燥与单调。

某日,当班哨兵发现,岗楼顶上长出一根桃树枝,顺着树枝望去,这树枝竟连着隔壁桃园的一棵粗壮的桃树,它跨过矮墙,轻轻地搭在了岗楼顶上。起先,哨兵们对这越墙的桃枝只是不经意地望一眼而已,待到矮墙外那桃园桃花盛开,搭在岗楼顶上的这根桃枝,同时也绽放出朵朵鲜艳的桃花。一根绽放桃花的枝条,将平日严肃冰冷的岗楼妆点得浪漫起来。

原本只是查岗时才前来这偏僻岗楼的连长和指导员,竟也频频来岗楼转上一圈。连长放眼矮墙外那片花海,再昂首眺望着岗楼顶部,轻叹一声:“可惜啊,岗楼这里不能拍照。”“每一班哨兵都要看护好,不允许把这根桃树枝折了。”指导员命令道。

桃花的花期不长,没多久,岗楼顶上的桃花渐渐地落去,又过些日子,从桃花落去的根脚萌出了一个个青色的疙瘩,那是水蜜桃开始成长了,轮到她站岗的那天,心血来潮地数了一下,桃枝上竟挂着五只水蜜桃。连队十分重视对这五只水蜜桃的看护,“哨兵要把这水蜜桃情况与弹药库安全状况,一并记录在《哨兵执勤日志》上,一班一班交下去。”连长明确要求。隔壁桃园的承包户姓姚,老姚早已发觉越墙过来的水蜜桃了,不止一次对我们挥挥手,“解放军同志啊,桃子跑到你们那里就属于你们的了,熟了你们就摘去吃吧。”指导员说:“不行,这几只水蜜桃虽然长到我们这边了,但还是属于老百姓的。等桃子熟了,我们要一只不少地摘

岗楼顶上有五只水蜜桃

牛传忠

下送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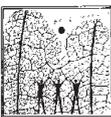
五只水蜜桃眼见一天天由小变大,一天天由青变黄,渐渐地,把那根桃树压得弯曲下来,水蜜桃已经可以碰到我们的头顶了,闻着从岗楼顶上飘下来的阵阵香味,这考验既具体又严峻,大家感觉头上顶着的是诱惑与压力,先前欣赏桃花的美好感觉早已消失。有一天晚上,带班的班长对我说:“你打开手机筒照照上面。”我把手电筒光柱射向岗楼楼顶,班长察看得很仔细,嘴里数着数,末了吸吮了一下嘴唇:“嗯,五只,都还在。”他心里踏实了,到了交班给下一班哨兵时,我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

尽管我们像看守后面库房里的弹药一样,精心守着岗楼顶上那五只水蜜桃,但还是出事了,一天清早,哨兵报告,竟少了一只水蜜桃。昨夜下了整夜的雨,这只水蜜桃到底是哪个时辰丢的?哪个哨兵偷摘了?连长扫了一眼整齐站在面前的哨兵,说:“再仔细搜索!”昨晚执勤的所有的哨兵,在朦朦胧胧的晨色中,有的打着手电筒,有的猫着腰,有的几乎匍匐地面,“在这在这!”还是那个匍匐着的哨兵眼尖,在矮墙脚下的一束草从里发现了那只水蜜桃。显然,昨夜的风雨把这只先熟的水蜜桃吹落下来,可惜已经烂了。连长望着手里的那只烂桃,幽默了一句:“可把你逮住了,收兵吧。”原本满面愁容的哨兵们个个都像打了胜仗。

隔壁桃园开始采摘水蜜桃上市了。指导员对我说:“我去隔壁的桃园里看看吧。”我心领神会,摘下岗楼顶上那几只水蜜桃,趁指导员与桃农老姚东拉西扯的机会,悄悄地放进了那一排排水蜜桃纸箱里。

第二年春天,部队移防调走,弹药库搬迁,那岗楼自然就作废了。时光匆匆,许多年过去,一直没有机会回老营房旧地重游。

“新上市的正宗无锡水蜜桃哦,要吧?”听到水果摊老板的叫卖声,我油然想起曾经站岗的岗楼,岗楼顶上的水蜜桃……



在我们家,把国庆节当成春节一样庆祝的人是已离世13年的父亲。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他在每年国庆前夕即开始张罗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桥段,多年之后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季节进入九月,眼瞅着门外的秋意渐浓,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桂花的香味,屋内的光线似乎也变得温柔起来。父亲煞有介事,端坐在椅子上,推一推鼻梁上的深度近视眼镜,手持一支轻巧的圆珠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字迹。我们知道,这是他在开列一道长长的菜单,诸如炖柴鸡、木耳炒肉片、油炸花生米、红烧狮子头、白菜豆腐炖五花肉等等。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东北,在伪满洲国长春度过童年时代,直到参加工作后才回到家乡山东,其口味自然是北方化的,北方菜的特点是口味偏咸,和南方菜区别很大。但父亲也会做甜食,其中一道叫做“滑溜肉”的菜肴,即香中带甜,软嫩的肉丝包裹了一层淀粉,加入蔗糖,口感细腻,瞬间引爆发味蕾。这道菜最感家人欢迎,一旦上了餐桌,三下五除二,很快就见了盘底。孩子们嚷着没吃够,用期待的眼神发出哀求信号,呼吁再上一盘。每逢此时,父亲的脸上总是难掩一丝得意,说

没有了,一边返回厨房,把锅底清一清,又连肉带汤地清出小半碗端上来,很快又被我们抢食个精光。

除了在国庆节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父亲还会在餐桌上讲述自己于东北度过的童年生活,过程冗长、重复而啰嗦,那段苦难又寒冷的岁月我们都听过上千遍。父亲在讲述往事时,总是搭配两句感慨,说“瞧,现在的生活多么好!有吃有喝,衣食住行,要啥有啥,工作

一道无法复制的菜

周蓬桦

环境优美……”

每逢这时,我们就齐声嚷嚷:“老爸,你又喝多了!”见他继续絮叨,我们就忽啦一下起身离开餐桌,给他难堪,不留丝毫情面——现在想想,这是让我们兄妹四个最后悔的场景之一。

他去世前的那年国庆节,曾有意把自己的拿手绝活“滑溜肉”烹饪做法传授给孩子们,不料响应冷落。我太太出于礼貌,钻进厨房敷衍了一阵,很快从厨房里出来了。我凑前问道:“学会了么?”她的回答口吻自信:“没问题,简单得很呀。”当时,大家都有一个错觉,认为父亲会一直活到海枯石烂,他永远是我家最优秀合格的大厨

自己的兄弟姐妹,感到特别亲切,我们排成一排合影留念,跷起大拇指感谢平如美棠,也感谢自己,每个人都笑得很开怀。

是真实的,亮堂堂的,不得不让今天的我们阅后叹服长辈身上的坚毅、潜能与可塑性。我对读者说,《美棠来信》属于非虚构写作,如镜子般见证社会与人性,读一读吧。分享会上,饶平如爷爷的三位子女和家属都来了,那个年代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总体是相似的。好在心有戚戚的年代,平如美棠带着儿女们度过了,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

——他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他熟悉街头市场的菜篮子价格。

直到他离开后,我们才知道他带走了太多的东西,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堪称隆重的国庆节。如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做出父亲牌“滑溜肉”,但不争气的味蕾却仍会固执地像牛一样反刍它的味道,口腔里涌满了涎水。为此,太太曾经N次试做,结果均以失败告终。有那么一两次,她甚至做出了与之接近的“滑溜肉”,但终究不是。今年春,我曾向当地一位有名的厨师请教,并把父亲的这道菜加以描述,他说一道菜肴的味道与成色,最难掌握的是火候,此外是材料的选择,适度的调味与各种汤汁的搭配等等,综合起来要恰到好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却又玄妙的一条,就是烹饪师彼时的心情和投入度云云,差一点儿就不成。最后,他顺口溜出一句经典语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厨师的手艺,能做出和别人完全相同的菜肴。

他说话的语气,像个哲学家。“嗯,珍惜当下吧,有些东西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他补充道。

十日谈

国庆节的故事 责编:沈琦华

那些年,不管多远,国庆节都要到市中心观彩灯。

